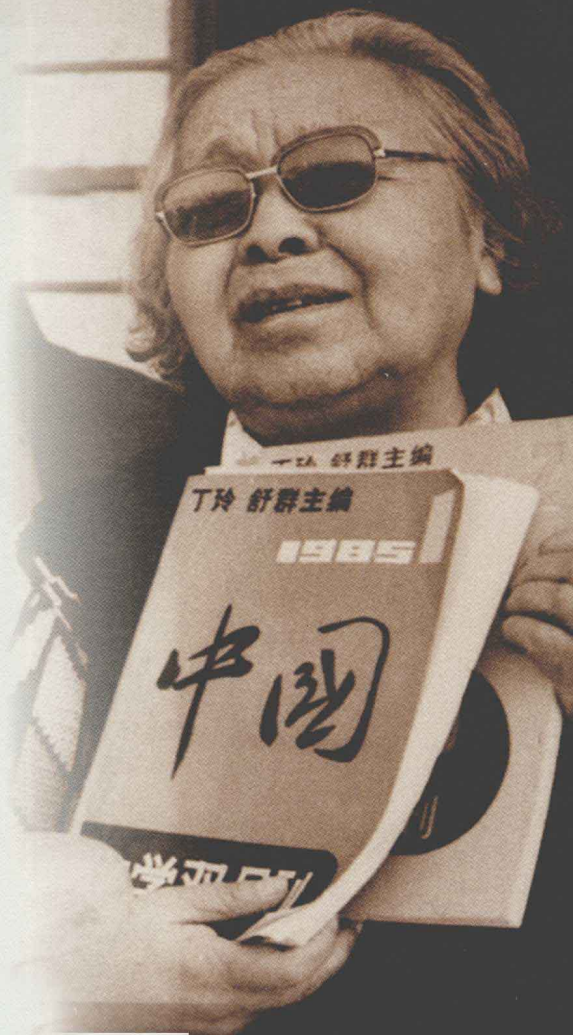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增如 著

# 丁玲办《中国》



丁玲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社会活动家。  
1904年10月出生，1986年3月去世，  
享年八十一岁。

《中国》第一本“民办公助”期刊。  
1985年1月创刊，1986年12月终刊，  
共出版一十八期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王增如 著

# 丁玲办《中国》



丁玲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社会活动家。  
1904年10月出生，1986年3月去世，  
享年八十二岁。

办“公助”期刊。  
1936年12月创刊，1956年12月终刊，  
共出版一十八期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玲办《中国》/王增如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ISBN 978-7-02-008432-6

I. ①丁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期刊-研究-中国-现代  
②丁玲(1904~1986)-生平事迹 IV. ①  
G239.297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2106 号

责任编辑:付艳霞

装帧设计:王 小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68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7 插页 2

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 978-7-02-008432-6 定价 29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引 言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|
| 第一章 酝 酿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3  |
| 1. 大年初一：步上“九重天” .....            | 4  |
| 2. 新老作家的关系问题被关注 .....            | 5  |
| 3. 魏巍提议：老作家牵头，办一个刊物！ .....       | 10 |
| 4. 丁玲心中燃起两把“火” .....             | 13 |
| 5. 办刊报告提出：自负盈亏，不要国家补贴 .....      | 19 |
| 第二章 紧锣密鼓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25 |
| 1. 唐达成答复：党组的同志们是同意的，这点是明确的 ..... | 26 |
| 2. 编委会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32 |
| 3. 丁玲一天写出十封约稿信 .....             | 37 |
| 4. 期刊不能如期登记，卡壳了 .....            | 44 |
| 5. 躲避祝寿湖北行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48 |
| 6. “骑虎不下”，改出丛刊 .....             | 53 |
| 7. 第一次编委会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54 |
| 8. 盛况空前的创刊招待会 .....              | 59 |
| 9. 丁玲献给创刊号《一代天骄》 .....           | 69 |
| 第三章 在风口浪尖上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75 |
| 1. 两封致友人书信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76 |
| 2. 终于拿到了期刊登记证 .....              | 79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3. 1984 年 12 月我的几则日记 ..... | 81      |
| 4. 作协党组的态度 .....           | 86      |
| 5. 与陈登科的一次谈话 .....         | 91      |
| 6. 第四次作代会 .....            | 95      |
| 7. 创刊号 .....               | 103     |
| 8. 遇罗锦与刘晓庆同时出现在《中国》上 ..... | 106     |
| 9. 从北大荒借来 110 万 .....      | 111     |
| <br>第四章 祸起萧墙 .....         | <br>117 |
| 1. 《瓜棚豆架》起风波 .....         | 118     |
| 2. 舒群火了 .....              | 127     |
| 3. 十二道“金牌”召不回 .....        | 130     |
| 4. 匆匆一瞥过延安 .....           | 135     |
| 5. 丁玲委曲求全晤舒群 .....         | 137     |
| 6. 刘绍棠去意已定 .....           | 141     |
| <br>第五章 踽踽独行 .....         | <br>145 |
| 1. 三次报告, 两大难题未解 .....      | 146     |
| 2. 黎辛感到委屈 .....            | 152     |
| 3. 金瑞明靠不住 .....            | 157     |
| 4. 求助习仲勋 .....             | 159     |
| 5. 拿不到当红中青年作家的稿子 .....     | 168     |
| 6. 雷加也要淡出 .....            | 176     |
| 7. 与新华书店总经理探讨刊物发行 .....    | 179     |
| <br>第六章 在丁玲主编的《中国》上 .....  | <br>185 |
| 1. 对两位老友的深切纪念 .....        | 186     |
| 2. 华山的绝笔作《青海罗杉》 .....      | 190     |
| 3. 舒群的《毛泽东故事》 .....        | 194     |
| 4. 写给马思聪的《天问》被撤下 .....     | 199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5. 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:伯尔与西蒙 .....       | 204        |
| <b>第七章 夕阳似火 .....</b>           | <b>209</b> |
| 1. 心系《在严寒的日子里》 .....            | 210        |
| 2. 在医院中(一)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13        |
| 3. 在木樨地最后的两个月 .....             | 220        |
| 4. 雷加只同意挂个名 .....               | 223        |
| 5. 在医院中(二)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27        |
| 6. 与陈登科来往的几封信 .....             | 232        |
| 7. 寄厚望于牛汉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238        |
| 8. 牛汉谈丁玲与《中国》 .....             | 242        |
| <b>附录一 《中国》创刊号:编者的话 .....</b>   | <b>246</b> |
| <b>附录二 《中国》备忘录——终刊致读者 .....</b> | <b>248</b> |
| <b>附录三 《中国》全部刊期目录 .....</b>     | <b>254</b> |
| <b>后记 .....</b>                 | <b>266</b> |

## 引 言

“……上午，丁玲邀魏巍、曾克、牛汉到家里来谈《中国》的问题。舒群、雷加准备退出《中国》，丁玲、陈明、魏巍的意见还是尽量挽留他们，做说服工作。他们来之前，我提出要录音，丁玲说，不要录了，你坐在那儿好好听吧，记住哪天哪天谁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谁又发了脾气，以后你可以写一本很好的关于《中国》的书。”

这是我 1985 年 9 月 14 日的一段日记。那一天是星期六，丁玲在协和医院住了整整两个月，刚刚出院三天。24 天之后，10 月 8 日，她因急诊再次住进协和医院，一入院医生就下了高规格的医嘱：按“病危”护理！那一次，老太太住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。

我不是《中国》正式的工作人员，但是我耳闻目睹了它创办的经过，并且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。二十多年来，我常常想起丁玲那句话，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“丁玲办《中国》”披之于世，展之读者。我想，它不仅是丁玲晚年的一件大事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。

《中国》创刊于 1985 年 1 月，到 1986 年 3 月丁玲逝世，她做了 15 个月主编。此后，《中国》又艰难地生存了 8 个多月，到 1986 年底夭折，一共出版了 18 期。

创办《中国》，是丁玲晚年除写作以外耗神费力最多的一件事情，她把繁荣中国文学的期望寄托于《中国》，把投身改革的热情付之于《中国》，把“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”的勃勃雄心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于《中国》。为了《中国》的出世、生存与生长，年过 80 的老太太四处奔走、呼号、奋争甚至求告，而《中国》回报给她的，却是一个紧接一个的麻烦、难题、纠葛，是

重重迷雾,险象环生……

《中国》可谓命途多舛。这里面既有历史上多年积下的派别夙怨,也有文坛上那几年新起的矛盾纷争;既有原则性的分歧,也有无原则的争吵;既有文学的,也有政治的;既有是非之争,也有纯属个人修养与性格方面的意气用事。丁玲是《中国》之魂,自然也是各种矛盾的交合点。繁杂横生的枝节,纷乱不堪的头绪,把她搞得身心交瘁。如果不是办《中国》,丁玲绝不会走得那么快。

在新中国文学史上,《中国》恐怕是性命最短暂,而引起的反响却最广泛的一本大型文学刊物。它从酝酿、出世到终结,引起了许多重要人物的关注,直至多次惊动中央书记处甚至党中央的总书记。它自始至终一直是某些矛盾的集中点。



## 第一章 酝 酿

老作家们的积极撙掇,是丁玲挂帅办刊的外因。我觉得,让她最后下决心创办《中国》的,是两把“火”:一把“火”是全国经济改革的大形势,让她深受感染,放开了胆量;另一把“火”,是纠缠困扰了她四十多年的所谓“历史问题”终获解决,使她焕发出昂扬进取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,再次萌生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。

## 1. 大年初一：步上“九重天”

1984年2月1日，大年三十，农历癸亥年的最后一天。

上午，丁玲去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开会，听传达邓小平、胡耀邦的讲话。下午，魏巍来给她拜年，他们谈到了一年前魏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东方》。魏巍说，想对这本书进行一些修订和增补，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想法。丁玲1978年冬天在山西长治乡下时读过这部小说，七十万字的长篇她读了一个多月，几乎天天都拿着看。她觉得有些章节看起来非常舒服，也有个别地方比较沉闷。她写了一篇《我读〈东方〉》的文章，回到北京后，登载在1979年7月的《文艺报》上。丁玲称赞《东方》是“一部史诗式的小说”，“它几乎写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阶段和全部有名的战役”，“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最精粹、最本质的东西”。魏巍说，1951年你就写过文章，称赞我写的两篇朝鲜战场的通讯。丁玲说，我只记得一篇是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，另外一篇是什么我记不得了。魏巍说，那一篇是《冬天和春天》，你的文章也是刊登在《文艺报》上，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！丁玲说，那是你写得好嘛，是你真正深入了生活，从生活中得到的真实的感受嘛！两个人谈得很投机，与亲密的友人谈创作谈作品，是丁玲最喜欢的事情。

晚上，儿子蒋祖林一家三口，女儿蒋祖慧一家三口，同她和陈明老两口，围坐在饭桌旁。十分能干的安徽保姆秦阿姨做了丰盛美味的晚餐。这是中国老百姓一年中最在意的一顿饭，阖家团圆的年夜饭。一家人说说笑笑热热闹闹，儿孙们向她祝酒，为她祝福。

晚餐毕，一家人又坐在电视机前，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。关掉电视机的时候，陈明看了一下手表，说：“老丁，现在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两点钟了。”

但是北京城依然没有睡意，爆竹声远远近近此起彼伏，站在木樨地

九层楼上向远处望去,到处是闪耀的焰火。外孙周欣也嚷着要下楼去放鞭炮,丁玲忽然有了一种冲动:“走,我跟你们去!”

下了楼,夜空中弥漫着花炮的硝烟。80岁的老太太和8岁的外孙一起惊喜地喊叫着,把一大包鞭炮和烟花放得精光。待他们心满意足地往回走时,才发现电梯已经停驶了。陈明要去找电梯工人,丁玲不让,说:我们爬楼梯上去!

在甲子年的第一天,正月初一的凌晨,丁玲爬了九层楼,一共是136个台阶!儿女们打开房门,丁玲得意地说:“我用我的两条腿,登上了‘九重天’!”

老太太的心气和腿力,还很健旺啊!

## 2. 新老作家的关系问题被关注

北京沙滩北街2号,原文化部大院内,曾经有两座防震棚般的二层简易小楼。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,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的主要办公地点。1984年4月27日,星期五上午,在南侧小楼一层的会议室里,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,座谈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篇作品。

那次会是由丁玲提议,以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名义召开的,她是创委会的主任。本来那天上午她还有一个会,全国政协召开的谢觉哉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,丁玲给谢老的夫人王定国写了一封信,说明“我本应召与会,略表几十年来对谢老的尊崇与怀念,……遗憾的是明天上午作协有一个讨论会,由我主持,因此不能赴会,特此向你请假,并请原谅”。

讨论会邀请的二十多位与会人员名单,是丁玲和创委会副主任葛洛以及作协创联部共同拟定的,但是受邀的张洁、李陀、陈建功、梁晓声、陈祖芬等中青年作家都没有到会,所以,那次会实际上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,有草明、舒群、魏巍、雷加、骆宾基、姚雪垠、李纳、曾克、西虹、逄斐、林斤澜等。中国作协党组七个人来了三个:党组副书记冯牧和党组成员谢永旺、束沛德。中宣部文艺局的同志、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刘剑青和《文艺报》的同志,也都到了。一间不大的会议室,坐得满满登登。

丁玲很重视这个会,4月24日特意要我去给骆宾基送信邀他参加。25日,她又在家里做了一些准备。她既是创委会主任,又是这次会议的倡导者,理所当然是会议的主持人。她首先讲话:创委会是作协党组领导下一个有名无实的单位,这主要是我的责任,不想干事。开始是葛洛一个人跑,他是副主任,我是正主任,还有一个欧阳山,他不在北京。我说,我们为什么不召集一次会,把这一年的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说一说呢?作家协会那天说,这几年跟老作家联系不够,我说那我们就联系一下吧。我们这些作家平时也是不大见面的,西虹、魏巍都在北京,但见不到面。姚雪垠和我住在一个楼,也不来往的。现在退休的老干部都在写回忆录,办刊物,发挥余热。老作家是有经验的,我们也要跟上时代往前走,把经验奉献出来。总之,这次座谈会的主旨就是要分析一下当前小说创作的形势、主流和存在问题。

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牧,延安时期曾是鲁艺的高才生,解放后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长时,发现并扶植了白桦、公刘、彭荆风等一批作者。他接着讲话:我完全赞同丁玲同志的意见,赞同召开这样的会议。老同志对当前创作的现状,对可能是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进行分析,提出批评,这样会有利于文学创作更健康的发展。现在全国小说创作空前繁荣,每年发表在刊物上的短篇小说约八九千部,中篇小说五百到七百部,至于最能代表创作水准的长篇小说,多年来每年接近一百部……

这几个数字让到会的老作家们既惊且喜,他们频繁地使用“繁荣”这个词,来概括小说创作的总体形势,并且谈论起各自喜欢的获奖短篇小说。

骆宾基称赞彭见明的《那人那山那狗》、乌热尔图的《琥珀色的篝火》和刘舰平的《船过青浪滩》,说这几篇作品像油画一般富有色彩,比19世纪俄罗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点也不差。而巴波的《走上正路》、何士光的《乡场上》,则写出了从十年浩劫伤害中复活的新的动人的灵魂。

雷加说,唐栋的《兵车行》把人生的恋爱和事业联系到一起了,令人喜爱;《船过青浪滩》只有六七千字,读来却使人振奋;刘兆林的《雪国热闹镇》富有浪漫主义色彩。西虹却认为,《雪国热闹镇》反映现实生活不够准确,真实性有值得推敲的地方,他称道的是邓刚的《阵痛》和唐栋的《兵车行》。

草明、逄斐、曾克也都称赞《兵车行》。草明说,我是个泪腺不发达的人,也许是青年时代把眼泪流光了,但是《兵车行》看了两遍,两遍都流泪了,那个护士跟那个司机的感情非常纯洁,非常高尚。她还说,1983年获奖的小说,格调比前两年好多了,那些凄凄惨惨、着重表现自我、着重暴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而忽略正面力量的作品不见了。逄斐也说《兵车行》读了两遍,每次都让她感动。她在黑龙江工作过多年,对描写鄂温克族生活的《琥珀色的篝火》评价很高,说这篇小说从悬念、伏笔到陡转,都过渡得很好,生活细节写得细腻真实。自己也写过麋鹿,也写过篝火,但是没有唐栋写得好。她也认为《雪国热闹镇》不够真实。

最受好评的,是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。它那恬淡、深远、悠长的格调,深深打动了老作家们,尤其是有过延安经历的老作家。发言的人几乎全都赞赏它,认为是1983年短篇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。骆宾基称赞它像抒情诗一般动人;李纳说它平中见秀,亲切感人,看后让人流眼泪;舒群称赞作者的生活底子好,把生活提炼了,地方语言的运用是成功的;草明说,它里面没有一点大事件,但是那么深沉,牛吃草的描写多么细腻;曾克说这篇作品跌宕不大,像生活片断,像素描,却完成了人物的塑造,把陕北的风光描绘得那么动人;巍巍说“写得相当好,水平相当高”;雷加说,我们也在陕北生活过,可是我们没有写出来。

大家也对1983年的短篇小说提出了一些不足。骆宾基认为,获奖作品中,反映时代角落的多,能够照亮时代广场的偏少,这一点,小说不如报告文学。他希望青年作家能够抓住整个时代,写出时代广场的东西。他说:生活也是要选择,要选择典型生活,过去说“时代脉搏”,我说是“时代阀门”,这个阀门一打开,照亮整个一个时代!我们需要超过《静静的顿河》和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的作品,这个希望在青年身上。舒群十分赞赏骆宾基的意见,他说,应该重视左翼的传统,重视延安的传统。他还认为,有的很优秀的小说,里边个别人物形象没有形成。

李纳闹肾结石,昨晚腰疼了一夜,本不想来,来了也不想多讲话,但是为气氛所感染,谈兴大发,从一篇篇具体作品,引申到两个问题:一个是作品的语言问题,一个是新老作家的关系问题。她说:在语言上,还是要好好向老作家学习,比如朱自清、吴伯箫,驾驭语言的能力使人佩服。

她个人很推崇孙犁,他的语言那么朴素,但是非常讲究,现在有的东西花里胡哨,以为那就是美,其实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容易,花拳秀腿比较容易,而朴素却难,这需要功力。比如京剧中盖叫天的动作没有几下子,但是非常有功力,孙犁就是这样子的。

李纳为新老作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忧虑。她说:我去年去陕西,读了几篇前年获奖的作品。我比较关注女作家,特别是青年人,有几个女作家,一个是铁凝,一个是航鹰,还有一个写女大学生的,我读了,有一种非常喜悦的感情,很想见见面,或者写封信跟她们认识,但有人说,年轻作家都很骄傲,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我有一个感觉,我们跟年轻作家之间总好像不是那么和谐,他们跟我們也不那么愿意推心置腹。我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对老一代作家很崇拜,现在年轻作家跟我们好像总有点谈不来。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,一方面是年龄,另外我们主动去了解他们也不够。比方到哪里去开会,老的呼在一块,新的呼在一块,彼此不讲话,互相有隔阂,这样对文学事业是不利的。老的有经验,新的敏感,彼此不要那么矜持。我觉得作家协会是不是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,使新老作家多接触,多了解,相处得比较好。后来,李纳在发表于《中国》创刊号上的《致青年女作家铁凝》那封信中,再次谈了这两个问题。

草明顺着李纳的思路谈下去。她说,青年作家思想活跃,是好的,但在驾驭中、长篇和语言方面还是有欠缺的。不朽的传世之作,语言都是很精彩的。现在青年作家和老作家之间有些隔阂,这是否是“四人帮”的残余思想还在作祟?某些文艺界领导无原则地捧青年作家,也有一定责任。巍巍说,新老作家的关系问题,我也感觉到了,是不是应该这样提:新老作家之间的关系还不是普遍很密切,为了我们革命的文学事业,应当改变这种状况。新老之间应互相取长补短,而文学刊物对新老作家至少要一视同仁。

舒群有些激动,为许多老作家待遇低十分不平。他说:“我们许多三十年代就很出名的老作家,现在看病要车难,家里又没有电话。有的领导不够坐专车的资格,不够住木樨地高干楼的资格,却什么都能捞到手,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权,老作家没权?”舒群列举了白薇和关露孤身一人,无人关怀的事实。他说话嗓门大,又愤愤不平,引来许多人在会议室外探看探听。

冯牧作为在座最高级别的作协领导，一时语塞，脸涨得通红。

丁玲对于舒群的发言，理解且同情。她也曾为一些处境困难的老作家呼吁奔走，但此时不是谈这些话的时候，不能跑了题。

她赶紧说：“这些具体问题我们留着以后在作家支部谈。今天机会难得，大家聚在一起，还是抓紧时间谈谈创作问题。刚才大家谈的都很好。说到两代作家，我们老作家是喜欢年轻人的，年轻人的确有很多地方超过了我们，他们比较敏感，接受新事物快，头脑里僵化的东西少一点。我们有个别老作家跟不上时代了，作品没有味道，空空地说教，人家就不爱看。”接着，她提到了邓刚写的《迷人的海》，说：“那个老海碰子开始好像是一个孤僻的怪人，他看不惯、不喜欢那个小海碰子。我对邓刚说，可能你还没有真正懂得一个老海碰子，因为我以为我就是个老海碰子，我是比较能理解年轻人的，为什么要把老海碰子写成那个样子呢，写成那么冷淡，几乎成了一个怪人。后来小说一下转了，老少两代人在一起了，我才放心了。我们希望年轻作家都能够健康成长。我们正是因为喜欢一个作家，所以才担心他受到传染，接受一些不健康的東西。培养年轻作家是重要的，但瞎捧却是不足取的。”丁玲还讲到她最近去医院看望叶圣陶，叶老回赠她一首诗，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。丁玲说：“他今年91岁了。他编《小说月报》那个时候，我们两个就是老作家和青年作家的关系，我们一点也没有代沟的问题。”

在喜欢说话的时候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就到了饭



1984年春天  
丁玲看望叶  
圣陶



1984年国庆节  
丁玲与康克清等

点，许多人都意犹未尽。当然也有个别老作家独坐一边，冷眼旁观，一言不发，始终游离于热烈的气氛之外。丁玲宣布：明天上午接着开。

当天下午，康克清为欢迎随

同里根总统访华的南希夫人，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酒会，丁玲应邀出席。当礼宾人员介绍她与里根夫人握手时，里根夫人笑着说：“美国人都很喜欢你。”丁玲也报之以微笑，说：“前年我到过美国，去了很多地方，我很喜欢你们的人民。”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女士，不知是无知还是无礼，突然用不熟练的汉语问丁玲：“请问，‘丁玲’和‘定陵’是什么关系？”周围的人为之愕然，更有人替丁玲捏了一把汗，不知她将如何作答。丁玲几乎不假思索，朗声笑着说：“‘丁玲’和‘定陵’当然有关系了，而且关系非常密切。丁玲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，而定陵是一座坟墓，我们这些人包括丁玲在内，最终都要走向坟墓，那里是我们最后的家园。”美国人接着说：“你讲的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愉快，而那个世界谁都不愿意去。”丁玲说：“在这个世界里也有许多烦恼，许多的不愉快，你没有感觉到吗？而那个世界是我们必须要去，谁也逃脱不掉的，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。”

### 3. 巍巍提议：老作家牵头，办一个刊物！

第二天上午，座谈会继续举行，气氛依然热烈。丁玲像是谈感受，又似在做总结，感慨地说道：我们的老作家真是“宝”哇，谁都有

一肚子创作经验。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,我们应该把这些“宝”也抢救下来,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哇!

由于路上堵车,巍巍来晚了,他一进来,大家就叫他发言。他也正有言要发,一开口就直奔主题:“我想提个建议,向作协,也向大家。昨天会议上有人发言中提到成立一个《老作家文学》,这是戏言,说笑话,但是昨天散会以后,我就反复考虑这个问题。我们作协是不是真的需要再创办一个刊物?”巍巍是北京军区文化部的领导,住在八大处,是那次会上唯一的高级军官。

昨天会上雷加曾发言说:“现在获奖小说印个两三万本,远远不够,我出了三本书,可到处买不到。我们应该有一块固定的地盘,就像《小说选刊》一样,文章寄去了,就给你登出来,除非我写得不好!”舒群立即高声说:“办一个《老作家文学》,主编是雷加!”舒群的话引起一片笑声,大家都以为是玩笑话,谁也没有当真。

可巍巍当真了。他接着说:“当然这个刊物决不能叫《老作家文学》,决不能以此相标榜。这里要发表中青年作家的文学,而且要占相当的数量,发在重要的位置。但是还有一个任务,就是要团结老作家,老作家在这上边发表作品,交流经验。搞这么一个刊物,要在作协的领导之下,可以由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去担任主编。比如丁玲同志,你编过《北斗》,有传统有经验嘛,你可以指导指导嘛,也不一定要你把稿子从头至尾都看一遍。舒群同志也可以当个副主编嘛!”

舒群立刻摇头:“我不行!”巍巍说:“你也不要推辞,八字还没一撇呢。”他又转向雷加:“你们这些身体很棒的,都可以上。”雷加说:“你的计划越来越具体呀!”

会场里的欢声笑语越来越响。舒群被激发起来,大声说:“这个意见我非常赞成,巍巍同志是从关心整个文学事业出发,没有偏的东西,这个意见应该作为专案讨论。不过我个人确实胜任不了,虽然现在还是望风捕影的事情。”

也有人带着疑虑说,现在刊物已经不少了。巍巍说:我们是十亿人口的大国啊,虽然现在刊物不少,但是作协领导下的有多少?谢永旺接答:全国现在是343个文学刊物。巍巍说,作协发表创作的刊物就一本《人民